

全唐文

全唐文

全唐文

錢仲聯署

全唐文卷四四一

張叔良
叔良，廣德二年進士。

五星同色賦以「昊天有成命」爲韻。

聖人守公器，膺大寶，下順乎黔黎，上法乎玄造。天且不言而親於德，星有同色兮應以道。日月既運，機槍必掃。近接唐堯，遠徵太昊。惠化已敷於萬國，降精何慚於五老。若乃二儀覆載，七曜迴旋，運行有準，次舍有躔，或以璧合，或以珠連，更水火之啓閉，遞金木而推遷。且鎮也者，配萬象以時應，周四序以功全。德位居中，渾儀之人事著矣；色黃主土，國家之王氣在焉。故歲以春而布令，辰以冬而侯宣，熒惑奉炎於夏日，太白御煞於秋天，皆青白各爾，赤黑自然，忽與土而同色，瑞我皇之應乾。逖覽傳記，遐徵休咎。陰數六，陽數九。上蒼降精，玄象所守。事須合於往契，政必由乎厥后。二儀交泰兮自古同休，五星輝彩兮當今信有。天下歡洽，百姓殷阜。況運昌兮屬乎義軒，矧歲稔兮逢乎申酉。且夫據大號，寶鴻名，既資乎日角，亦稟乎星精。然後臻符瑞，叶休禎。天雖高兮取則不遠，象既設兮其應甚明。觀五曜之同質，審四序之有成。則知聖能法天，天能瑞聖。君臣合作，遠近相慶。德邁乎古今，道洽乎歌詠。信五星之一色，乃昊天之眷命。

郭湜
湜，大曆中官大理司直。

唐少林寺同光禪師塔銘

嘗聞示見有緣，緣隨生滅；色空無性，性盡真如，契之者即爲導師，了之者如登正覺。契了之義，其在我禪師歟？禪師法諱同光，晉人也，道心天縱，法性生知。甫及幼童，已悟無爲之理；纔過弱冠，便歸不二之門。早歲出家，旋進具戒，以修行之本，莫大于律儀，究竟之心，須終于禪寂。禪律之道，其在斯乎？及持鉢東山，歸心禪袒大照，

屢蒙授記，許爲人師。及大照遷神，敬終恒禮，乃遁跡林野，敢爲人先？雖情發于衷，而聲聞於外，辭不獲已，乃演大法義，開大法門，二十餘年，振動中外，從師授業，不可勝言。三十餘禪僧盡了心地，隨身化度，不離几杖。或往來嵩少，棲息荆蠻，用大自在之深心，開悟知見，行不思議之密行，拯拔昏迷，不可得而名言也。則知法輪常轉，經（闕）慚翰墨，有愧荒蕪。乃爲銘曰：

世尊滅度後，得道轉法輪。于今無量劫，不知凡幾人？禪師自可汾，杖錫來問道。禪師爲授記，可以繼僧寶。三身與三業，如電亦如露。生滅既有緣，輪迴自無數。惟有成道者，能入諸禪定。外現泡幻身，內亦真如性。一切漏已盡，無復諸煩惱。過去與未來，皆共成佛道。太室西兮少室東，風雨交兮天地中。禪師一去不復返，長夜冥冥空是空。

許登
登，肅宗朝官右監門衛胄曹參軍，遷右拾遺。

潤州上元縣福興寺碑

維（闕四字。）兩儀，維聖人首于萬物。物本於道，道行於人，人資於教。物本於道者，姑肯務德乎？人資於教者，姑（二）肯崇德乎？夫教始於儒，中於道，終於釋。釋之時義大矣哉！空寂爲體，慈悲爲用；生死爲苦，涅槃爲樂。（闕二字。）詢夫異兆，漢后夢夫真儀，越自西天，傳諸東夏，所以九圍之內，六服之外，像法流衍，玄風振揚，四千二百甲子于茲矣。我天寶之季，乾柱窟折，坤維窟裂，有爲兇渠，奸亂河朔，有生逆節，乘輿江淮。乾元中，暴兵至于金陵，蹂躪閭閻，殘其寺觀。鞠爲瓦礫者，福興首之。福興寺，梁大同二年之倣建也，本於塘蒲之東，遷於銀湖之北，中更一徙，以襲其初，傳記缺遺，莫詳歲月。嗟夫！昔穢國盡燒，我淨土弗毀，慧眼之覩矣。今精廬斯壞，我法侶無歸，凡目之取矣。有禪師德號道融，本姓樓，東陽義烏人也。肅宗皇帝龍飛朔方，大赦天下，改元爲至德，每寺度人，以蕃王室。時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南東道節度處置使京兆韋公陟，俾屬城大德，咸舉所知。禪師行業精修，法門之中，哀然爲首，遂正名僧籍，而第（二）於福興焉。

初入牛頭山，謁第六祖^(三)。忠大師，遽受密印而為正座。大師三昧之主，四支之尊，攝心無涯，定力無等，首施錢三十萬，謂禪師曰：「可^(四)（闕二字）招提，^{(闕一字）}其安樂。」禪師跪以奉命，乃初請之邑，再請之州，州伯邑長僉請懇願。以大唐上元二年龍集辛丑季秋月旬有九日，遂移卒舊額，肇新居於天竺之山，為真寶地也。天竺在故寺東南七里，名符佛國，山則我鄉，此蓋有開必先，陰陽靈驚。禪師嘗讀經典，至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因^(四)之而言曰：「豈直多徒，亦堪集事。」遂據此數，以哀其人，人錢三緡，共成法相。行檀如水，品物如山，未盈旬時，我望充塞。於^(五)是邑也，建業舊都，有齊梁遺風，乃聚沙為塔，於然燈求記者，家不無之，易用受化。是故棟梁之才百^(六)里而來，如陵如堆，班倕之伍千里而聚，如雲如雨。凡之以日，懋之以功，棗山陟崖，斂餅夷坎，芟蒙龍為顯地，剗則茂^(七)為康衢，其平如磨，其細如砥。禪師以心居中度殿，以背居後度宇，以首居高度臺，以足居下度室，以臂居北度廊，以手居南度門戶，授^{(闕三字）}皆約我身。規圓之，矩方之，縱度之，橫^{(闕一字）}之，上協於天，下協於地，明協於人，幽協於神。然後斯之以斧斤，督之以繩墨，審之以面勢，較之以方隅，使人無所惑也。^{(闕一字）}之以^{(闕三字）}之以榱桷，^{(闕一字）}之以軒牖，城之以墉墉，使人知大壯也。先之以粉繪，後之以丹雘，雕之以金壁，鏤之以^{(闕二字）}使人觀巨麗也。春燦瀛海，花敷蓬萊，如鵬斯飛，如虹斯飲，色空相射，晶光相廕，煌煌炎炎，^{(闕二字）}爛爛，迴翔日月，吐納陰陽，弗可得而名也。白蕩之山以^(八)其左，滄江之水以激其右，斗辰之^{(闕一字）}以燭其上，盤龍之鎮以挾其後。望夫南上以啓行，慈姥東向而奔走，勝勢交^{(闕三字）}放紛，蓄靈孕奇，^{(闕一字）}嵐泄霧，彩章屢變，濃淡更鮮，又弗可得而名也。多羅之樹鬱以青葱，功德之水湛而清淨，涌塔浮於倒景，香刹慧於行雲，貴色有薔薇之花，蘇鳴有迦陵之鳥。大雄據師子之座，賁然當陽，太子垂瓔珞之衣，嫣然列侍。相好^{(闕二字）}變化無窮，罔得智而知，罔得億而測，巍巍光大，不可稱量。四天赫臨，八部周護，持殳秉稍，一何稜^{(闕四字）}頤一何拗怒。精靈肝蠻，如在虛空，致乎誘掖群生，虔修六度。撞鐘鳴磬，以破昏疑，擊鼓吹螺，以施號令，聞者開般若之智，見者發菩提之心。或謂寶生之國，極樂之土，頗黎為地，

黃金為繩，流泉浴池，珠交霧幔，以此為念，吾無覬覦。惟禪師之經營茲寺也，楨符景瑞，匪朝伊夕。五翬拈地，神之定矣；三虎禦寇，神之命矣；二木不奪，神之正矣；一泉息濁，神之淨矣。靈芝三秀，薨谷薨山；祥蓮合房，于沼于沚。造門之女响而不宿，游方之人投而弗禁，忤突起念而自殄，危懼歸心而必釋。禪師之道，惡可倪也？禪師之德，惡可測也？演慈悲之化，降淫惡之神，皆建廟立祠，血食不絕。近云百祀，遠謂千齡，大則犧牛之建，小則豚豚之禱，以月以日，以時以節，弗敢矯誣。不^{(闕五字）}墉屹然，灌木捎天，但得而遵，何繇而殫。禪師以為修道之本，在於利人，從人之欲，可謂除患，迺詣其^{(闕三字）}視諦觀，以日繫月，身心靜一。或呈醜相，未覩睟容，或^{(闕三字）}無何稽首，悉與受菩薩淨戒而度脫之。斬陰斬陽，以為梵宇，取彼居室，寘之金仙，寂寥而無事矣。城邑聚落，數百里間，巫風遂消，佛道增長，^{(闕字）}主之教敷？繫禪師之力歟？二相交修，一體互用。不然者，何以玄通妙感而若是乎？予耳聆嘉聲，目覽懿跡，迺知弘^(九)聖道者，誰能慮始，柳僧坊者，^{(闕四字）}王公大人，豪富長者，國當全盛，家有貨財，然以更之存亡，積之年紀，人則盡瘁，事或棄殘，未有^{(闕二字）}乎禪門，獨行世界。時遭多難，道弗屢空，^{(闕二字）}而百^(二〇)福自開，晏坐而萬緣斯湊。不七八稔，指顧皆成，輪才乎而，英才乎而。若夫經始之善人，屋宇之^{(闕一字）}數，紀於碑陰之上，庶千劫炳然而可^{(闕一字）}其辭曰：觀空匪易，^{(闕一字）}相良難。既觀又弘^(二一)揚波導瀾。淵淵我師，體空^(二二)行端。經之精舍，聚以林樾。其宇伊何？維栢與檀。其飾伊何？維琅與玕。燿燿華影，峨峨鬱盤。閨陰迪陽，從暑閱寒。世界非廣，渤澥非寬。景於是萃，思於是殫。甘露之門，淨口以飡。般若之^{(闕二字）}心以安。右泱大江，左馳長干。靄如山青，絕若霞丹，碑碣豐碑，^{(闕二字）}不刊。追琢斯文，億載是觀。

- 〔一〕「姑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 〔二〕「第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 〔三〕「祖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 〔四〕「因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 〔五〕「於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
〔六〕「百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〔七〕「岌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〔八〕「芦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〔九〕「弘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〔一〇〕「百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〔一一〕「弘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〔一二〕「空」字，原闕，據《八瓊室》六二補。

蕭森

森，字從政，大曆朝朝散大夫兼并州別駕。

京兆府美原縣永仙觀碑文

述夫（闕一字。）冥澹泊者，不可以思及；混成空有者，不可以（闕一字。）量。故我聖人之善，不知其名，而強名之者，其惟大道乎？先天（闕一字。）王，後時（闕一字。）進，希微豈得乎搏聽，混澄焉撓其清濁。湛然無爲，莫之領（闕一字。）三才自叙，萬物大成。泊乎叔世，智巧（闕一字。）滋，（闕一字。）飭陶甄之用，漸昧自然之本，是以聖人維網，深仁救時，存乎（闕一字。）象，以匡（闕一字。）弊。我大唐玄宗大聖皇帝道超萬古，功冠百王，探至（闕一字。）以拯蒼生，廣清化而敦兆庶，欽若上帝，追還元始。（闕一字。）以天寶二年（闕一字。）月（闕一字。）日下如閩州縣古玄元廟，年代將遠，或多類（闕一字。）宜令所在長官，量加修葺。時縣令河東柳升，長河之秀，高嶽之英，負不羈之才，（闕二字。）雲之氣，上承朝（闕一字。）下順人心，因庭簡之餘，爰搜永寧鄉古廟。夫行政治者，必務治乎道。乃與景龍觀先生田名德語斯改更（闕三字。）生之（闕四字。）人之力乃於縣東續舊業，創新制，周迴數里，垣（闕一字。）百雉，朝啓疏壤，夕終朽飾。若非至道精感，其孰能與於此乎？尊師勸勉有方，歸化如市。堂殿廊宇，煥焉惟新；玄像真容，肅然如在。至五年，又以（闕一字。）術之餘資，（闕一字。）洪鐘一口，并植奇樹珍林，廣芝田蘭圃，不可勝數，動（闕三字。）精感潛通。六年（闕一字。）月（闕一字。）日，有詔賜額曰「永仙觀」，敕尊師爲觀主，別新度七人，以充灑掃，則自此而立

也。頃以國家多難，未終（闕二字。）之功。今天下（闕一字。）平，土字清謐，一人有慶，兆庶咸蘇，復興一貫之功，將成九仞之業。大曆六年，乃建門屋，尊師（闕一字。）務既畢，內（闕一字。）蒼生，聿修開（闕一字。）之門，大茂迷津之（闕一字。）於是集晉右軍王羲之書，勒《清淨智慧觀身經》，銘碑刻石，實邁古今。經文鎮開，永疑壬子之世；道門復值，何必甲申之年？觀是則身患頓忘，仰之則筌蹄懸解。總諸盛事，克就其功，不稱不伐者，惟尊師乎？尊師頻陽人也，（闕一字。）道而（闕一字。）含道而長。年十四，中宗孝和皇帝登極，置景龍觀而度凡（闕一字。）五十載然主此觀。又踰三紀，行業（闕二字。）於海內，令聲聞達於天府。其年七月十六日，（闕三字。）旨令知奉先等縣威儀使。尊師德合（闕三字。）同其廣，事無爲而無不爲，行常道乃非常道。（闕二字。）上善，無得而稱。宏波莫測其淺深，（闕一字。）涯豈量其遠近。上座蘭法會監（闕一字。）公孫志誠弟子徒衆彭惠源并諸縣（闕一字）道俗門（闕一字。）等千有餘人，并道行純修，智懷泉遠，咸仰茲德業，患作而無記。幸時逢康泰，人喜豐年，縣令裴公平政治有方，惠訓無喻，故特鏤文金石，特建豐碑，庶不朽之功，並乾坤而可久，靜默之教歷億歲而彌彰。其詞曰：

浩浩元始，冥冥混成。氣分萬族，（闕二字。）千名。淳（闕一字。）化起，（闕三字。）生。偉哉（闕一字。）聖，聿（闕一字。）善誘。探蹟隱顯，覃思空有。（闕一字。）乎未形，吾乃無咎。握圖繼胃，粵我大唐。轉彼頽迹，降此新綱。廟遷邑左，化改頻陽。碧堂挺起，玄宮秀出。壘棟（闕一字。）雲，浮梁映日。面（闕一字。）聖衆，羅衛匪一。（闕二字。）善貨，表列希聲。萬鈞陶冶，九乳方成。響愈迷俗，韻節昏明。瓊瑤琪林，氛氳蘭圃。神草遍秀，祥花間吐。帷蓋玄都，垂陰紫府。道宏業廣，精（闕一字。）無垠。天仙合德，人物通神。皇宮錫號，翰苑題文。觀（闕一字。）觀惠，非實非虛。身有患有，身無患無。或異周蝶，或同鵬魚。盡至道（闕一字。）道亦真如。（闕一字。）如（闕一字。）文既（闕一字。）於（闕一字。）火雕篆是，（闕一字。）於玉書。功高望重，曰我尊師。道（闕二字。）聖德邁（闕一字。）夷。智方愈疾，慧食充饑。千齡奉壽，萬品承規。道則斯在，何必具茨。式刊琬琰，永久爲期。

韓雲卿

雲卿，桂州刺史叡素子，守尚書禮部郎中。

平蠻頌

惟大曆十二年，桂林象郡之外，有西原賊率潘長安，僞稱安南王，誘脅夷蠻，連跨州邑，鼠伏蟻聚，賊害平人。南距離題交趾，西控昆明夜郎，北泊黔巫衡湘，彌亘萬里，人不解甲。天子命隴西縣男昌嶸領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，持節招討，斬首二百餘級，擒獲元惡并其下將率八十四人，生獻闕下。其餘逼逐俘虜二十餘萬，並給耕牛種糧，令還舊居。統外一十八州牧守，羈縻反覆，歷代不賓，皆授〔一〕首請罪，願爲臣妾。嘉其自新，俾守厥舊。商農漁樵，各復其業，悼羣鯨寡，各安其宅。變氛沴爲陽煦，化險阻爲夷途。五嶺之人，若出玄泉而觀白日，如蹈烈火而蒙寒冰。書上聞，優詔嘉焉。公卿百辟，將校耆艾，咸願歌頌勛烈，以銘於石。其辭曰：

皇帝嗣位，十有五載。淳風橫流，聲教無外，蠢茲蠻貊，肆其蜂虿。恃遠怙險，爲人蠱賊。爰命隴西，授節討綏。訓我師徒，如熊如羆。捲旗釋甲，先喻德澤。稔惡弗懲，含蠱弗息。矯矯隴西，礪爾矛鋌。鼓奮重泉，兵揚九天。出其不意，億萬踣顛。來者面縛，亡者染鏑。搜洞索穴，覆其巢宅。若鼓洪爐，燎彼毛毳。若振飄風，摧乎朽脆。海嶠濠濠，再開天光。俾侵作和，化戎爲農。三軍卧鼓，四鄙罷柝。原野蕭條，萬里澄廓。明主是嘉，罷人是康。銘之嶺門，用垂無疆。

〔一〕「授」，原作「受」，據《金石續編》八改。

平淮碑銘并序

惟唐上元辛丑歲，叛臣劉展竊地弄兵，悖撓天常，肆虐黎人，淮泗而南，施於閩越，人殘令絕，職貢不修。先皇帝命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，統盧龍勁卒，控弦引鐃，萬有餘騎，涉淮浮江，梟懸魁逆，布宣德澤，返旆河南。吳楚之人，父子相歡，戚屬相賀，土壤耕闢，年穀豐登，舳艫若飛，歲月相屬。朝廷甄收，顯寵薦及，出領方

面，入秉端揆，錫圭分社，有土爲王。牧守、遠近耆耄、農桑工賈，飲惠懷德，皆願銘石江滸，播垂休烈。其辭曰：

昔在上元，中夏猶虞。奸兇矯攘，鯨毒楚吳。帝命信都，偏師萬人。鐵騎騰陵，風行雲奔。頓旗偃節，敦諭威德。兇慝不悛，搖蕞恃毒。桓信都，奮髯提戈。援桴軍門，氣凌山河。地祇號風，江靈鼓波。上隕旄頭，下除巴蛇。通地之經，導天之和。人胥已安，積十餘年。田野豐穰，轉漕如川。伊昔有周，召虎方叔。降及嬴秦，翦起繼躅。履險成功，孰與爲足？天子是咨，南人是懷。享國冀都，銘功海門。陵谷可遷，碩德長存。

故中書令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

戊申歲六月，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圓薨。天子罷朝三日，喪禮贈賻，加異常數，詔贈太子太師，謚曰昭襄。嗣子褒遵荷先訓，敦率舊禮，五月而葬，二十五日而祥。既祥，始立廟于洛邑，曰考廟皇考廟。階二尺有七寸，從四尋，衡八尋，三戶五楹，外垂四阿，圻垠彩椽，不施丹雘，齊宮鑿室，庭垣稱之。因述族氏勛躅清顯，明銘其德曰：太師崔姓，清河東武城人也，系於齊，著於漢，荷先少師之教，純孝溫重，稟受元和，緯武經文，爲國梁柱。賊臣祿山，憑犯河華，玄宗順動，南巡蜀漢，公爲居守，有扶翊再造之勛；函洛阻絕，人罹蠱毒，肅宗振旅朔陲，戡靜禍亂，公爲宰衡，有翼贊匡復之謀；山越之難，河泗之境，公領揚州，宣風淮楚，有翦攘威鎮之績。於惟茂勛，莫與爲匹。《禮》曰：「以勞定國則祀之，能御大災則祀之，能捍大患則祀之。」是宜廟食，以銘於鼎。以九月初朔之日，寢廟既成，庭除既平，備器撰服，潔儉中禮。先享七日，致齊具物，水草陸產，醴醑牲牷之備，外盡物也；色溫行恐，身詘意愉，如懼不及，內盡志也。禮卒奠撤，齊莊之色如存焉，歎息之音如聞焉。君子曰：「吾觀崔氏之享，有以知締嘗之義焉。」古者諸侯立五廟，廟有鼎與樂。有國之制，侯伯有爵而無土，廟有鼎，祭有樂，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，不銘於鼎而銘於碑。其銘曰：

顯顯太師，天孕鴻才。恢張碩勛，光照台階。惟昔奸兇，蝕恩犯順。乘時無虞，區域駭震。玄宗南巡，功著巴岷。肅宗戡復，助揚冊牘。彌廓氛侵，宣明日月。於惟太師，誰將比烈？爰自鼎司，出鎮淮

夷。外有亂虜，內有疑師。欽和畏威，遠邇來思。於惟太師，爲國藩維。功以殲災，勞以定國。詳考祀典，《禮》存廟食。爰立寢廟，不忘儉易。卑不狹陋，廣不逾制。翌翌孝子，愉愉其志。齊莊怒誠，庶物臻備。俎豆斯設，神將來暨。歲時迭移，霜露薦至。德流慶延，昌庇後嗣。

河南尹張公碑

惟唐六葉，歲在乙未，兇臣肇亂，殘毒生靈。穀洛之郊，七年方平，官廟燬夷，府寺爲墟。陰燐轉于原隰，糜鹿遊于街陌。天子乃命河東郡侯延賞尹於東夏，恭惟河東。虔稟聖謀，清默無爲，外務經簡，內無譁嬉，勸沮以仁，休息以和，視人猶身，視邦猶家。一年流亡磨至，二年土壤咸闢，三年公給人足，家有餘積。疏達河渠，導塞提封，溝洫化爲通川，山木流於郡國。乃立宗廟，乃建寢殿，變丘墟爲閭里，散災侵爲和氣。公府若虛，戶庭不扃，牛馬產畜，牧而不羈。居守四年，遷官罷鎮，東人父子，孀獨窮老，若游魚之失於淵，栖禽之喪於林。於是河南洛陽洧洧內二十二邑長守將校，及佐吏耆艾，三軍之衆，相率琢石頌美，表揚仁風。詞曰：

惟皇統極，繼業嗣聖。兇臣無君，矯衆犯順。都邑殲殘，化爲丘樊。於烈河東，受命緝熙。守一含光，體純忘機。以禮代刑，以簡重威。政得其恒，物遂其生。措置典刑，士吏自清。珥廢鞭笞，黎甿不欺。芄芃榛楷，變爲禾黍。氛侵蒙蒙，散爲祥風。乃設堤防，禁遏溢暴。湍悍安流，時無水禍。乃疏河渠，浸枯決澦。河渠既流，山木浮浮。煨燼之中，再立清廟。荆榛之下，再開高殿。人不知役，公有盈羨。風聲沛然，大化四流。歸朝執憲，惠贊皇猷。我有牛馬，牧而不羈。我有兒童，路不拾遺。決決田疇，疇能繼之。洪惟曩古，淳風揚揚。下及有周，亦稱二南。烈烈河東，實嗣其風。

〔一〕「衆」，原作「終」，據《英華》八六九改。

虞帝廟碑銘

帝舜有虞氏，姚姓，諱重華，帝顓（闕八字）瞽叟之子。廿（二）以孝聞，卅堯（闕四字）受堯之禪，丁酉法堯禪禹，在位五十年，南巡

狩崩，（闕八字。）一百一十有二。算聖德（闕四字。）靈魄遊於無方，南人懷思，立祠禱祭。歷夏、殷、周、秦，距乎有國，凡更十姓，享莫不替。大曆十一年，（闕八字。）皇族隴西縣男兼御史中丞昌巖，領桂林象郡之地，虔祇統命，肅龔神祀，以祠宇墜圯，狹隘朽陋，不足延降聖靈，迎致恭恪，齊服祭器不（闕八字。）邀福慢禮有里巷蠻夷（闕四字。）於（闕二字。）縣尹曰：上有陽崖陰實，下有迴潭伏溜，風雲（闕八字。）之（闕一字。）處（闕三字。）駕（闕十四字。）因以俸錢，增新易故，崇垣峻宇，蕭屏牖戶，有倫有度。聖緒既成，以時昭享。瞻觀門屏，踐履堦闥，兢業恂懼，肅然莫不加敬；牲牷既設，巫祝斯列，齊莊蠲潔，愜然如享其誠；簫鼓既闋，俎豆斯徹，神人和悅，優然如受其福。是歲寇賊殲平，年穀豐稔，五嶺之人，陰受帝祉，官屬長老，願刊石琢表識，以彰懿烈。其辭曰：

惟虞禪夏，夏德斯淪。更殷歷周，以及嬴秦。帝號再尊，帝道莫宣。祀典空存，祀禮無聞。於穆皇家，踵美於唐。獨主淳儉，后嗣其昌。明明大君，俾祐爾躬。穆穆宗臣，祇慎肅龔。廣廈增飾，展禮竭忠。人神胥會，風雨晦蒙。三千年間，禮幣贊通。西原寇平，南畝有年。祀事報功，皇靈降臻。乞乞武夫，我戰自克。爰爰農耜，我勤乃獲。日用游焉，惡知帝力。天人同休，心存影會。誠感昭通，屑易室凝。刊石播美，垂億千載。

〔一〕「廿」字，原闕，據《金石續編》九補。

李迪

迪，廣德元年官京兆倉曹參軍。

鍛破驪龍珠賦

彼津之叟兮愛子何多，碎驪龍珠兮心亦匪他。爲教誡之大者，猗嗟乎其義則那？夫此珠者，寶之至也，產乎北海之重泉，在乎驪龍之領下。海茫茫兮不測，龍呀呀兮若闕。當求利以輕生，因沒波而直透。潛行伏踴，既驚且覲。寶萬死以觸鱗，幸一冒而匪寇。父兮畜我，子則告之。曾是憑怒，無然小慈。斥其珠而不納，乃命石以興詞。且龍之得水，變化無已。奮迅而江海沸騰，一噴而雲雷四起。攫拏山石碎，標捎

林木靡。不遇睡之時，必爲齏粉矣。於焉抗手，勃然瞋目。當領孰云於徑寸，贖罪寧論於十斛？因而鍛之，星芒迸燭。雖有虧於照乘，亦無譏於毀匱。豈不知貴踰雙璧，價重連城，鬻之可以求富，獻之可以取榮。將以謀孫翼子，慎檢而行，平窒苟偷之路，安和性命之情。不然者，罔象得之而何重？天吳得之而何輕？如此則南華之道尊，真經之教貴，以證輕重之戒，以拂夸矜之累。俾龍全難得之珠，人獲不貪之利，揚風激俗，淳源化被。酌斯事之爲言，繫可以用之而無既。

對矜射判

樊少翁與箭張迴各自矜尚，詣府，以迴優，少翁不伏。

武有七德，所以保大定功；器重五兵，所以禁暴戡亂。在三端而不棄，居六藝以爲先。張迴擅飛衛之功，樊少得養由之妙，同觀挂蟲，並斷征鳧，暫彎繁弱之弓，載發忘歸之矢，俱窮中質，各盡和容，未見於搗謙，遽聞於矜尚。君子無爭，必也射乎？府司既曰迴優，少翁如何不伏？

全唐文卷四四二

息夫牧
牧，蕭穎士弟子。

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

志有之：事三如一者，惟君、父、師乎？所以生之、教之、祿之。生而不教，不可立也；教而不成，不可祿也。故師勉乎教，而學者勵乎己；己立學成，而會友以講之。是以伯魚趨庭，曾參避席，卜商投杖，厥義於是乎在。冬十有二月，家君宰邑許下，夫子問津頴上，二賢將馳會府，皆適茲土。夜處狹室，列坐有位，尊卑儼如，或捧觴上壽，或摳衣請益，始敦《詩》以說《禮》，終講信而修睦，然後文飽於德，義潤其身。頃夫子升堂之後，若盧、賈、劉、尹之徒，半紀間接武鳴躍，實夫子訓之導之斯至也。今殷郭二子，天資才幹，而加之鐵羽，觀光王庭，俯拾地芥，其誰曰不然？飛霜鶴林，寒氣總至，月落西戶，夜將向晨，座隅謙謙，畢醉溫克，則知孔門宴餞，異於他日，二三子終身識之。夫子以家君政事，百里無事，命門弟子賦鳴琴，亦以釋化離之怨焉。小子不敏，忝居門人之末，敢不敬書其事云。

王季友

季友，河南人，為豫章太守李勉賓客。

商丘開泳得明珠賦

專心所感，偽物皆成。若商丘之始泳，得明珠於至精。以荷畚之窘，捫乘軒之榮。曾狎侮之不暇，孰招延而有情？惟此翁者，古之愚也，存己性之任真，謂人言之無假，守其抱璞之意，不知翫人之事，信河水之深曲，是寶珠之所置。洪流沃日，呀萬丈之層潭；絕岸排雲，抱千艘之險地。無鳥獸之敢近，豈泥沙之可得。何長舌之見欺，遂投身於不測。膺騰於泉客之繳，足跡於馮夷之域。齟齬未遠，覺圓質之當捫；混濛無涯，見孤光之上逼。於是握照乘之珍，出重泉之濱。星輝耀掌，

雪彩環身。當太陽之益照，射衆象而驚新。虛白無瑕，粲瓊華而納景；清規半濕，炯冰狀而流津。足使〔一〕居常者駭異，輕薄者居厚，睨睨之拙目，錯胡盧之笑口。不待驪龍之睡，無勞巨蚌之剖，超萬頃而一合，由素無而忽有。彼非他能，道在至信。苟志氣之克專，實神靈之與進。脫用心之疑惑，必在物而多吝。故事無可否，精求乃獲。泉非合浦，尚謂出其明珠；地比荆山，固可營其拱璧。彼移山於海，飲羽於石，皆非自然之致，力繫敢而後適。

〔一〕「使」，原作「供」，據《英華》一一七改。

鑒止水賦以「澄虛納照遇象分形」為韻

鑒於水者，不在於廣大，而在於澄渟。奔流則崇山莫辨，靜息則纖芥必形。故能任人倫之巨細，隨物色之丹青。皆一鑒而洞達，若三光之出冥。因見底之清，成照膽之朗。以無心而應物，皆潔己而呈象。如白日之輝輝，無孤蓬之振蕩。馮虛之狀，信有妍而有媿；閱實之明，固無偏而無黨。若乃仙井舊深，華池既瀦，中無浴鳥，下絕游魚，疑金鏡之湛寂，若琉璃之至虛。當其來，見威儀之酷似；及其去，無朕迹於淪胥。向使潺湲不息，噴薄長注，將沃日而騰虹，或因山而瀑布，遭駭颯之欵起，值潛蚪之交驚，雖有清明之本質，豈能使形影之相遇。是知專而靜可以居要，明而動亦不能照。斯大道之指歸，豈常情之感召。得懲躁之為誠，知飾容之惟肖。人觀於水，既定而後詳；水鑒於人，當止而為妙。照其美也非所愛，照其惡也非所憎。不分明於有位，不掩映於無朋。諒可移性，俾居於正直；豈懷鑒貌，獨貴於清澄。想夫烟雨初霽，泥沙不雜，明看練皎，止若冰合，忽形來而影見，類聲往而響答，在良賢而暫窺，宜陋軀之愧納。今者貞清特異，穎耀前聞，雖萬形之森列，終一鑒而區分。

韓洄

洄，字幼深，宰相休子，蔭補宏文生，乾元中拜諫議大夫知制誥。興元元年為兵部侍郎，轉京兆尹，加御史大夫。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，贈戶部尚書。

請諸司於刑部檢事奏

刑部掌律令刑名，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，并無爲諸司尋格式文。比年諸司每有予奪，悉出檢頭，下吏得以生姦，法直因之輕重。又先有敕，當司格令，并書廳事之壁。此則百司皆合自有程式，不惟刑部獨有典章。訛弊日深，事須改正。敕旨宜委諸曹各以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。其中要節，仍準舊例錄郎官廳壁。左右丞勾當事畢日奏其所請諸司於刑部檢事，待本司寫格令等了日停。

請裁江淮七監奏

江淮七監，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。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，是本倍於子。今商州紅崖冶產銅，而洛源監久廢。請鑿山取銅，即治舊監置十爐鑄之。歲得錢七萬二千緡，度費每緡九百，則得可浮本矣。

潘炎

炎，史亡何所人，大曆末官右庶子，進禮部侍郎，貶澧州司馬。

君臣相遇樂賦以「聖作物覩聞韶喪味」爲韻。并序

繼天者君也，戴天者臣也。下之事上，作股肱耳目；上之任下，敷心腹腎腸。甚矣哉！君之難，臣之不易也。今聖上高九皇之道，賢臣合一德之義，風雲玄感，魚水冥符，作樂崇德，于是乎在。《詩》有六義，請賦歌之曰：

於赫我皇，受天明命。平六府，和八政。天合德，日躋聖。神生甫而出雲，在玉衡而照金鏡。考金石以和樂，美鹽梅之克正。超百王之至理，冠六代之尤盛。至矣哉！鴻鈞之代，何物不樂。仰乾坤之德，知樂之所由興；觀君臣之和，知樂之所由作。在宇宙而皆滿，鼓陰陽而合漠。且宮爲君，商爲臣，其德斯溥；羽爲物，徵爲事，其宜咸若。諸宰相之變理，象天子之經略。可以頌《猗那》，可以美於鐸。正南面，陳黼黻。於以紀聲明，於以展文物。進旅退旅，撞鐘考鼓。四方皆聞，萬物成覩。事無事明主之衣已垂，爲無爲大臣之哀何補。雲千呂而風入律，進成規兮退成矩。無不情也，象乎三天；無不載也，均乎九土。小

仲尼之在齊，狹季札之觀魯。惟太平之和樂，按前史之未聞。不殊東戶之代，何謝南風之薰。遠無携而邇不逼，夔爲臣而堯爲君。肅雍和鳴，越詩人之作；發揚蹈厲，薄武王之勛。節有序，聲成文。豈徒以諧鼓舞，蓋所以調氤氲。允所謂奏大音兮當聖朝，合《六英》兮和《九韶》。陳威儀之穆穆，表至德之昭昭。奏之以人，奚異洞庭之響；莫匪爾極，何必康衢之謠。一屈一伸，下就上讓。或右文而左武，或先吁而後唱。端拱者上帝之君，賡歌者濟時之相。大化優洽，淳風溥暢。元元本本，形難爲狀。崑州之北，邈矣可遊；汾水之陽，杳然自喪。所以表大道之理，豈徒知皇帝之貴。徐則文足昭，疾則武足畏。俯仰之際，見疏宸之情；綴光之間，知鼎鼐之味。不聞於柏皇栗陸，何有於殷周漢魏。敢獻幽蘭之曲，希從拔茅之彙。

李樹連理賦有序

帝在上黨，延唐寺有李樹連理，上親視焉。賦曰：

惟彼嘉樹，列星之精。耀本扶疎，當元光之降誕；盤根連理，應我后之文明。天之發祥，豈無他木。必曰茲樹，是光皇族。所以並修幹，連高枝。青房表異，朱仲稱奇。察以休徵，不假終軍之識；同於樹德，寧爲簡主之知。族茂宗榮，盤根合理。花之發也，霰每亂於青春，實之繁兮，珠更深於寒水。豈徒生於靈井，植彼東園。自感義以相待，但成蹊而不言。此乃興聖主之符，表天家之姓。一人親覩，六合稱慶。至若鐘山之實，玉井之仙，或正冠而垂訓，或投贈以成篇，比德於我，彼何有焉。臣炎作賦，天子萬年。

日抱戴賦有序

景龍元年四月二十四日，皇帝初臨上黨，日抱戴。皇天告符，微臣頌之，蓋古詩之流也。賦曰：

日麗於天，是曰太陽。經千里，臨八方。符一人之元聖，曜五色之重光。祚我休徵，莫先懸象。表至聖之無二，呈繼照於明兩。陽光杲耀，抱黃道而再中；喜氣氤氲，戴赤霄而直上。聖有感，天無私。八紘占其瑞色，六合仰其重離。終古不虧，得天長久。豈止大章之步，非齊夸父之走。惟抱也，同衆星之拱北辰；惟戴也，比萬邦之奉元后。則知天爲父，日爲

兄，同符叶慶，以應文明。我皇首出而御極，光被無垠而太平。

月重輪賦有序

抱戴之秋，八月十有四日，夜月重輪，瑞之大者，天意若曰將俾吾君姊事之。賦曰：

我皇初列唐侯，潛蟠藩國。英武方斷，文明表德。穆然思道，順帝之則。既而動三合，奔百神。廓太清而萬里，耀朗月以重輪。時屬高秋，瑞彰元后。光泛皎潔之斜漢，色映闌干之北斗。金波耀景，非懸闌澤之名；璧彩揚輝，不入士衡之手。理殊吳夢，符炳漢謠。淨桂花於日道，環水鏡於丹霄。臺榭冰潔，郊原霜縞。月之揚光，天不愛道。一盈一缺，則惟其常；彩溢重輪，告於天表。大人占之，夏啓以兆。亦所以類星珠，表金鏡。兩耀齊美，一人之慶。於萬斯年，受天之命。

赤龍據校賦有序

景龍二年夏四月十七日，帝在廳事假寐，白鶴觀道士宋大辯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校。至矣哉！神妙無方，不可得而稱也。賦曰：

玄天之龍兮見而在田，我后之龍兮飛以御天。據聖人之大寶，與列祖而同玄。高出而潛，躍以自試。來定天寶，居然假寐。合而成體，散而成章。若窺於牖，若施於堂。且據校而向明，負宸以當陽。日月在身，有砥天之嘉夢；風雨合氣，將振翼而雄驤。群居愕視，聖作物覩。赫然龍光，真我明主。折（一）券表異，亦惟前聞。曠然振古，卓有吾君。王人之瑞，比之龍首。高居而遠望，以臨乎九有。天子之威，比之龍鱗。皇之可畏，以肅乎萬人。徒稱其象，未覩其真。恭惟我后，近取諸身。於昭巨唐，其命維新。永據九五，斯焉萬春。

（一）「折」，原作「析」，據《英華》八五改。

嘉禾合穗賦有序

景龍二年秋八月，屬縣長子有嘉禾合穗。瑞不虛月，候其稊而。乃賦曰：

天祚明德兮降之嘉生，按彼靈篇兮莫之與京。脈震土膏，且分苗于南畝；馴臨天漢，爰合穗以西成。當元后之歷試，表休徵於太平。不莠

不稂，實堅實好。引薰風於和氣，承湛露於蒼昊。生非百里，驗管仲之虛辭；出異崑山，自我皇之所寶。在瑞圖之右，為曠代之祥。唐叔得之而合穎，周成得之以充箱。雙米一稊，稱之表異；孤莖六穗，頌以非常。今也尤盛，居然允臧。轉風而屢騰佳氣，就日而交見祥光。獨天不生，托厚載於富媪；非聖不感，效元符於我皇。我皇得之熾而昌，風之起兮雲之揚。嘉禾之瑞未可量，天子億載臨萬方。

潞河逐鹿賦有序

景龍二年八月，帝逐鹿於潞河。惟河也，深三丈，闊倍之。鹿迫而入水，因鞭而逐之，水不及轡，應弦獲鹿，後騎入者溺焉。賦曰：

大君于田兮巷無居人，四鍤如樹兮六轡既均。定俞騎而百靈奔命，騰雨師而四野清塵。鳴獸駭彈，川原飛伏。事非定霸，不求陳寶之難；位在至尊，故取中原之鹿。驚而決驟，鳴不擇音。將投身以赴水，非順命而前禽。駭浪溢涌，揮鞭電掣。烏號滿月而方開，曠足撇波而巨躍。乘流既濟，赫怒中止。斃駭鹿之一發，振驚弦而未已。洞胸絕系，左角右騎。雖復驅兩狎而獲五縱，發小犯而殲大兕。皆平陸之常事，曾何足以踰此。誰謂（一）河廣？一馬馳之。大人將興，靈惑若茲。諒神明之所輔，何後乘之可追。從此繼天而作主，元元日用而不知。

（一）「謂」，原作「為」，據《英華》八五改。

童謡賦有序

景龍二年九月後，常有童謡云：「羊頭山，作朝堂。」郡南六十里有羊頭山，今興唐宮，即當之矣。賦曰：

熒惑之星兮列天文，降為童謡兮告聖君。發自鳩車之歲，稱為竹馬之群。其言伊何？克明寶位。惟山之北，正應天邸之居；曰興朝堂，用彰天子之置。大人占之而自負，黎庶聞之而屬意。天人合慶，歷運其昌。同康衢聞於翼善，比歸亳順於成湯。言且表微，諒人神之應；事惟在昔，殊飛走之祥。豈比卯金稱為劉氏，赤伏徵於漢光。且游童之謳謡，羌見偉於疇昔。千古所記，百王不易。豈徒采於茅茨，空用書於竹帛。天贊我皇，時高列辟。惟一人之有應，振六合之光宅。

黃龍見賦有序

景龍二年秋九月五日，黃龍見於上黨伏牛山之南岡，遲留久之，表彰聖人之德也。賦曰：

龍之來兮乘其陽，躍於泉兮臨高岡。龍之至今歸有德，符於黃兮土之色。精曜曜，光雄雄。上不在天兮接於物，下不在田兮蟠於空。列四靈智稱其首，居五位色表其中。將銜甲以無比，與負舟而不同。明皇家之王氣，符曆數於聖躬。飛煙噴霧，若動若顧。聲雖號號，非同三尺之劍；色乃煌煌，下映五花之樹。誠帝王之嘉兆，寧朝夕之可遇。何地蟬之足言，諒騰黃之匪喻。同翠龜之薦綠圖，彰大人兮告元符。覽史墨之言，未之聞也；驗登殷之祀，不其然乎？

漳河赤鯉賦有序

景龍三年春二月，帝巡屬縣，至於襄垣，漳水有赤鯉躍，聖帝之瑞也。賦曰：

魚在在藻兮躍於中流，吾君戾止兮樂我王遊。惟赤鯉之呈祥，殊白鱗之入舟。非竹箭之危湍，無開點額；同昆明之望幸，非爲吞鉤。豈其爲祥，必河之鯉？用表皇族，克繁帝祉。雖云水物，宜紫龜綠龜之同身；是曰元符，亦赤雁丹鳥之可比。頽鱗耀彩，碧水無波。非應瓠巴之清角，何言甯戚之高歌。周文之時躍於沼，漢宣之代舞於河。且合符於圖牒，宜入頌於《猗那》。豈徒鏤甲茸鱗，下沿上訴。皆爲儔匹，文鯉是喻。吐尚父之兵鈴，傳遠人之尺素。事稱嘉瑞，匪琴高之所乘；詩有樂胥，似相如之獻賦。

黃龍再見賦有序

景龍三年六月十五日，黃龍再見於牛山，天意汲汲於聖人。賦曰：龍之見也，春分而登於天；龍之潛也，秋分而入於川。假崇山而再見，應元聖而通玄。蜿蜒孤蟠，雲霧四發。目中精耀，光飛列缺之火；領下珠懸，色奪蟾蜍之月。方將遊彼池囿，豈徒止於郊野。非同上天之五地，有異渡江之一馬。孫權象之而置於軍中，魏帝範之而在於殿下。永言於此，我皇是宜。秦王之夢，立乎鄜時；漢后之時，見於成紀。彼

皆一至，此則重光。采色炫耀，文明焜煌。錯甲鏤鱗，既以成平字；分官紀號，可以表其祥。超紫鳳於丹穴，越青鸞於女牀。龍德相承而無悔，天家久久而蕃昌。

九日紫氣賦有序

景龍三年九月九日，帝與群官壺口山升高，時有紫氣，光彩照日。賦曰：

吾王不遊，人何以休？望壺口之千里，值重陽之九秋。山對翠屏，動暉光之赫赫；雲成紫蓋，扶晚日之油油。宛轉浮空，輪困不散。應一人之盛德，爲萬歲之榮觀。氤氳瑞色，無孤峰斷陣之嵯峨；搖曳晴空，雜玉葉金枝之燦爛。亦何異出蒼梧，入大梁，爲漢武之蓋，升軒轅之堂。忽兮改容，形難爲狀。紛紛郁郁，用表靈貺。乃同芒碭之間，非比崑崙之上。豈徒合以膚寸，垂以飄扇。河汾永今天之眷，紫氣凝兮人罕見。位當用九，果符九日之祥；運極通三，永御三雲之殿。

神蓍立賦有序

景龍三年九月十七日，上使韓從禮蓍筮，卦未成，蓍自立。從禮曰：「大人之瑞也。」賦曰：

惟彼神蓍，生而有知。用不之測，明以稽疑。擢九尺之纖幹，伏千年之寶龜。德圓而神兮無幽不及，其生三百兮其用五十。惟聖人之觀象，乃神動而鬼入。列八卦以效變，翹孤莖而孑立。數彰得一，命乃自天。同大橫之有夏，表或躍而在田。其繁也深，其功也大。稱美名於神物，齊妙用於神蓍。是曰元后，茲爲筮從。氣受陰陽，夜分而彩露兼涵；幽贊天地，朝覆而輕雲數重。蓍而有靈，立定天保。可謂神助，用光天造。功深莫善，仲尼且許以鉤深；屈於不知，太公徒言乎腐草。蓍之立兮發其祥，吾君得之尊以光。明乎太極，演彼歸藏。因卜祝之符瑞，應天人之會昌。

金橋賦有序

金橋在上黨南二里。常有童謠云：「聖人執節渡金橋。」景龍三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帝經此橋之京師。賦曰：

沔彼流水兮清且漣漪，度木爲梁兮於焉在斯。成金橋之巨麗，得鐵鎖之宏規。當其受以金模，觀其曲面，經始也則大火朝流，成功焉乃天根夕見。彰於聖德，發彼謳歌，千人唱，萬人和。丹雘蜿蜒，倚晴空之蟬蜩；瑰材櫛比，超渡海之鼉鼉。人且告符，功惟用壯。非填鵠之可比，法牽牛而爲狀。鶴鳴陰處，雁覆晴川。異東明擊水而投步，匪秦帝驅山而著鞭。惟彼童謠兮言猶在耳，大人應運兮奉天而起。乘彼橋以徑度，按周道以如砥。于是提三尺，乘六龍，懷萬邦，入九重。

寢堂紫氣賦有序

景龍三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帝還京後，州內所居寢堂上有紫氣，七日不散。賦曰：

於穆聖王，先天不違。謳歌既洽，朝覲攸歸。往京邑而經千里，自潞郊而乘六飛。洪惟此邦，初九之地。翬飛鳥跂，謂尚諸侯之宮；虎踞龍驤，忽成天子之氣。方凝紫色，是謂非烟。乍蕭索乎空外，更霏微乎日邊。若動非虛，似浮有實。覆彩駕之瓦，髣髴升堂；繞文杏之梁，氤氳入室。是作興王之兆，克符來復之日。遠而望之，乃散亂浮空；近而觀之，則希微無質。欲見峰巖之上，先形藩邸之間。異張華之寶氣衝斗，殊尹喜之真人度關。若乃廣野之宮闕化成，漲海之樓臺迴映，諒陰陽之盡美，非福應之攸盛。惟紫氣之來集，實皇家之大慶。休哉聖君，有天下之成命。

冊雍王爲皇太子文

維廣德二年歲次甲辰三月戊辰朔二日己巳，皇帝若曰：昔者哲王，

必建元子，上以奉宗廟，下以係生人^(一)。固本乃安，立長乃順。經明者是稱其兩，樂善者不止於三。資於君父之運，問^(二)在神明之側，稽古承式，肆予命汝。天下兵馬元帥尚書令雍王适，智崇天錫，德茂日新，文實志經，武兼講藝。孝深於性，尤切於問安；識蘊其明，更精於簡牘。奉辭伐叛，稟命成師，積稔通誅，一戎底定。業著於內，功加於時，萬方以貞，朕志允定。是用命爾爲皇太子，以踐於儲宮。往欽哉！無以不副忘其恭，無以不會易其度。觀圖書之得失，思締構之艱難，夙夜惟寅，主茲七鬯。永懷我高祖太宗之丕命，可不慎歟！

〔一〕「生人」，原作「民生」，據《詔令集》二八改。

〔二〕「運問」，原作「問運」，據《詔令集》二八乙轉。

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

文昌貴臣，新受厥服，再拜稽首，對揚休命。逶迤而退，則展慶賀之禮；下舍之閑，則懷宴語之好。所以昵僚友，宣龍光，敵者易親，歡焉而至。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，路公徵賀遷之會，泊冢宰司寇，作者三人。國老如璫篋之和，陽春屬星鳥之序，欣榮相合，辰當美景。形制所選，地從主人，窮土木之幽荒，尋柏亭之奇構。賓主有禮，旨酒以柔之，清言以發之，庖盈而不侈，筵肆而不雜，狎而不黷，酣而不流，有太平君子之光，見可人賢人之德。風調日暖，煙靄無陰，松茂草滋，泉石通氣，鶯出幽而初囀，花含愁而將歸。外物獻美，中懷有融，高興格於丹霄，餘思垂乎清晝。四座相顧，請予所尊，悅題賦詩，無忘盛集。

全唐文卷四四三

李晟

晟，字良器，隴西臨洮人，年十八從軍，以戰功累遷左羽林大將軍。大曆初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，封合川郡王。德宗在奉天，詔晟赴難，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收京城，拜司徒，改封西平郡王。貞元三年拜太尉中書令，五年畫像凌煙閣，九年薨，年六十七，冊贈太師，諡忠武。

諫赦李懷光疏

赦懷光有五不可：河中抵京師三百里，同州制其衝，兵多則示未信，少則力不足，忽驚東偏，何以待之？一也；今赦懷光，則必以晉、絳、慈、隰還之，渾瑊、康日知又且遷徙，二也；兵力未窮，忽有反逆，四夷聞之，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，今回紇拒北，吐蕃梗西，希烈僭淮蔡，若葉強示弱，以招窺覷，三也；懷光既赦，則朔方將士悉復，叙勛行賞，追還縑稟，今府庫空彈，物不酬滿，是激其叛，四也；既解河中，諸道還屯，當有賜賚，賞典不舉，怨言必起，五也。今河中米斗五百，芻粟且罄，人餓死墻壁間，其大將殺戮幾盡，圍之旬時，力窮且潰，原無養腹心疾爲後憂。臣請選精兵五千，約十日糧，可以破賊。

誅田希鑒獻狀

田希鑒悖逆成性，怙亂作奸，頃因兇徒，遂構邪計。昨者蕃衆効義，左右官軍，馮河祇供，將期收復，而涇原惡黨，醜正害賢，陷翻軍城，殘賊忠義。明班奔竄，纔得全生，河清忠勤，終見肆毒。職繇希鑒扇動，逆類猖狂，負國家之深恩，受未泄之節制，包藏狡逆，莫甚於斯。臣昨者巡邊，將欲安撫，而希鑒潛勒步騎，或在要衝，名爲迎臣，實欲拒捍。臣先令精銳，以奪其勢；次遣宣諭，以慰其心。雖云鷙張，未暇設施，跡其前後，實不可容。男尊等罪惡既同，謹並按軍令訖。臣幸當重寄，累受寵榮，除惡之義，思去本根，報國之誠，敢誅無禮。臣俯臨邊境，須用忠良，若容此人，無以懲革。

于頔

頔，字休明，河南人，累官京兆尹，徙河南尹，三遷工部尚書，以太子少師致仕卒。

尊祀武成王議

當今兵革未偃，宜崇武教以尊古，重忠烈以勸今。欲有貶損，非激勸之道也。追尊王位，以時祠之，爲武教之主。若不尊其禮，則無以重其教也。文武二教，國並宜立，廢一不立。況其典禮之制，已歷二聖，今欲改之，恐非宜也。

程浩

浩，代宗朝官駕部郎中。

雷賦

雷車闐闐，六合喧吼。驟風雨於南極，旋星雲於北斗。蹙東海以波蕩，擺太山而瓜剖。玉石至堅，切如泥濘；松柏至勁，粉爲枯朽。鼉皮擊考而鸛魅跋踖，龍顏抵觸而鯨鯢奔走。陶鑄造化之鑪，而鴻毛萬像；幹運乾坤之柄，而嬰孩群有。由是言則九鼎瑣細，三山培塿。肅肅可以指揮，蓬萊可以背負。殊不測離蒼天之遠近，當懼驚魂；在玄雲之幾重，徒勞矯首。及夫白日雨歇，長虹霽後，列缺緩轡，玄冥假手，蓄殘怒之未洩，聞餘音之良久。而小子之繆學，敢獻疑於左右。今若爲善惡之宰主，操賞罰之休咎，胡不扶持顏閔之殯行，天閼築跖之龜壽？罪一亂臣，懲天下之兇醜；旌一孝行，激天下之悌友。法高懸於《堯典》，刑不試於周后。何必霹靂潛窟之龍，養育吠堯之狗？

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

天地，吾知至廣也，以其無所不覆載；日月，吾知至明也，以其無所不照臨；江海，吾知至大也，以其無所不容納。料廣以寸管，測景以尺圭，航大以一葦，廣不能逃其數，明不能私其實，大不能亡其險。偉哉夫子！生後於天地而知始，亡先於天地而知終。非日非月，光之所及

者遠，不江不海，潤之所浸者博。三代禮樂，吾知其損益；百王憲章，吾知其消息。君臣以位，父子以親，家國以肥，鬼神以享。道未可詮於無物，釋未可證於無生，一以貫之者，我先師夫子見之矣。夫子，聖人也。帝之聖者曰堯，王之聖者曰禹，師之聖者曰夫子。堯之德有時而息，禹之功有時而窮，夫子之道久而彌彰，遠而彌光，用之者昌，捨之者亡，昔否於宗周，今泰於皇唐。不然者，何被袞而襲，垂旒而王者哉？扶風，古縣也，在京之西，環渭而北，望標關輔之首，雄壓劇秦之大。有尉曰袁弁者，學稽漢室，名振伊鼎，跡浪味道，力餘攻文。其爲政也，剛也能斷，柔而能吐；其理身也，靜爾深谷，澹然澄江。紆大君之明命，注賢相之清選，寅奉聖旨，廓新祠堂。殿宇岑立，宮牆島峙，辟尊儀於兩楹，羅禮貌於十哲。砌蘭有主，院柏分行，徂庭自肅，入室知敬，陳牲牢而在旅，間邊豆而無算。天下大軍之後，時弊而沒禮；域中小康之前，俗嬪而迷歸。懿文以戢兵，尚德以銷戰，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。大哉袁氏之子！其用心也至矣。邑宰李公，政事練達，德音和理，風聲樹而不變，毗頌樂而不支。縣丞、主簿、尉等，琅邪王畿，黍稷公器，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鏡，整鬢鬚趣相公之龍門，雲霄坐馳，鳴躍可俟。浩客自帝輦，聿來鳳翔，入境而醉聞佳政，歸歎而食味尤饒。前尉許攀，起予能事，《春秋》之徒，如何勿書。時大曆二年某月日記。

相州公宴堂記

公宴堂昭儉也，高平王尚猶侈焉。先是王師出征，邊遽告警。百戰俠骨，委於溪澗；九遷殤魂，飛在草莽。上聞而憐之，詔我薛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，保釐於東，建節於鄴也。時兵不滿百，馬惟數駒，府微棲糧，家僅餘堵。公乃掃除秕政，濟活人命，一年而墻宇興，二年而耕稼盛，日就月將，遂臻夫小康。崇其宴堂者，不得已而營也。豈無黠幕，尚爾能可久；豈無丹楹，愛爾不愆素；豈無錯石，所慮轉他山；豈無貨財，所重仍舊貫。其始也，經構侏儒，迴移藥爐，率取諸《大壯》，未暇於全模；其終也，巖然雲橫，燦以星鋪，禮行於九賓，並坐於千夫。不設窗戶，且防於壅闕，不加剗剗，且陋夫華琬。水之以視其平坦，墨之以視其方直。役也應時，宜其善頌。成之匪日，所謂悅使。若軍中凱樂，群下胥宴，六伯咸在，三懸既張，清醕引淮，芳饌羅岳，自

上而王侯公伯，迨下而皂隸庖俎，進則酣而不荒，退則服之無斃。及四賢講德，七子會文，拂羽扇而納涼，揮素琴而待月，對水得江湖之性，捲簾見天地之心，寂寂無譁，綽綽有裕，相與先評所職，次徵他詞，驟揚厥懿，徐攻其短。君子以爲薛公義誘於衆，仁和於物，誘進則衆洽，和同則物安，俾夫聳善觀過，罔不由斯堂也。向使卑不合度，儉不中禮，適足尤孟孫之室美，諷夷吾之山節。浩耽靜辭滿，脂車訪舊，入境而七德有餘，及庭而三嘆不足。幸承君之惠顧，又因此以賀之，操觚斐然，於是乎記。時大曆三年六月旬有五日也。

〔一〕「滿」，原作「蒲」，據《英華》八〇六改。

盧朝微

朝微，大曆九年官華陰縣令。

調嶽廟文

唐大曆九年甲寅季春，月哉生明，華陰令盧朝微下車，散齋浹日，精意選擇元辰，吉蠲饋饗，靡愛斯牲，敬修祀事，端笏祠宇，縉紳莫鎮，敢告金天王。粵山嶽配天，聰明正直，豈直禍淫，實直祚德。朝微不佞，獲領茲縣，職監灑掃，躬備陳薦。顧嗟菲薄，性受愚蒙，清是家風所遺，方乃天誘其衷，與衆難合，于時不容，向老厲志，如何遭逢？抱拙恬澹，委運窮通。倘力于政，王降百祿；稍私其身，王肆厥毒。福謙害盈，則仰嶽靈。不識不知，何敬神爲？拜手稽首，乞氣莫敢怠，躋庭啐酒，今儼然有待。松柏颺颺兮屑空若來，容衛森森兮髣髴如在。

侯冕

冕，大曆中朝散大夫，行河中府功曹參軍上柱國。

同朔方節度副使金紫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慈州刺史王府君神道碑
府君諱履清，字履清，京兆萬年人也。王惟聖後，系出田宗，功（闕）也。五代祖立行，工部郎中，更靈、夏、夔、潭等四府都督，封晉陽（闕）。早世。考尚賓，歷原州參軍事，定遠城兵曹參軍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。（闕）藝尚德業，脫略諸子，憲章五經，處吏事也能果斷，

居朋友也無忌（闕）。以桓文之勛，伊呂之重，開建大府。邦家長城，知其名而辟之。（闕）。中幽寧三道營田等務，致使後來難繼，前政知慚，豈止充切當時，苟（闕）。力實夫恤弟疾篤，割其股肉，則所部靡草上之風矣。秋麥兩歧，靈芝（闕）。旌表府君課効，多此類也。以前後功累遷官，凡十五任而至金紫光祿（闕）。汾陽王以吉昌濁河上流，邊郡善地，戎守夷落，易動難安，永言輯綏，（闕）。帝可其奏。仍乘傳走郡，又敷異術，載底吉祥，猛獸度河而去境，感我善（闕）。兩穗，卿雲炳而五色，瑞圖驟披，臺使攸屈。於是歸禾之詔，藏在（闕）。命賢愚同歸。以大曆十一年正月廿四日，遘疾不起，薨於官舍之正寢，享（闕）。兄履堅，朝散大夫守豐州長史。弟履濟，朝散大夫守慈州別駕。長子綸，散（二）葬合度以十二年二月廿日，還葬於高陵之奉正原，禮也。名成於代，宜達於（闕）。匪敢愧詞，迺爲銘曰：

聖紀百世，奕世其昌。有媽之後，言育於姜。陳宗不守，命氏惟王。滔滔秦淮，爲我（闕）。世濟其美。芬芳竹素，跌宕杞梓。君家盛事，不可勝紀。天步未清，（闕）。上介，部有仁兄。歧麥挺秀，靈芝發生。邊郡近胡，邑無完郭。荆棘誰翦，豺狼未驅。（闕）。皇帝曰俞。下車幾何？畏愛更作。允文允武，爰究爰度。畜牧新泰，謳歌薄洛。以激（闕）。竄。孝子負土，嘉禾有畔。吉凶同域，生死一貫。倏忽長逝，嗚呼永嘆。舊丘還葬，遠道（闕）。日。羽葆秋煙。一掩黃泉，於萬億年。（一）「散」字，原闕，據《萃編》一〇〇補。

呂牧
牧，東平人，永泰二年進士，自尚書郎出爲澤州刺史。

書軸賦

方輿之靜也，軸居其重；大輅之轉也，軸當其用。夫履端抱圓，何所適而不中。則有飾以金玉，交以丹漆。乍駢首於青案，或周身於縹帙。雖偶提而偶攜，亦無固而無必。故能退，尺則不短；進，寸則不長。得隨時之舒卷，合君子之行藏。劉向校書之時，偏薰蘭氣；楊雄草《玄》之所，獨染芸香。其質則微，其用不淺。若輪轂之負載，同戶樞之開轉。能藏飛鶴之書，更掩迴鸞之篆。妙搗謙以處厚，每求伸而先

卷。遭秦則玉質斯焚，入漢則石渠可踐。別有韜黃公之秘略，懷王烈之素書。探禹穴而誰見，啓金縢而有諸？仲宣之藏萬卷，惠子之藏五車。非我軸之何寶，能懷文以自如。豈俟脂膏後運，枘鑿方虛。彼所恃而有待，假經籍爲蘧廬。

子擊警賦以「敬明爾志人將辨之」爲韻

大哉將聖，樂天知命。憲章文武，昭宣孝敬。游道藝之門，觀魯衛之政。知禮文之述作，繫王道之衰盛。將有託於知音，故先擊其浮磬。翕如始奏，泠然激揚。旁達草木，獨調宮商。律中乃節而信，清引而越以長。何一氣之立則，若五色而成章。羽可以振振，獸可以踴躍。神人以和，舍此奚取；樂懸之位，斯焉是將。諸協於《國風》，本一於心始。將此易俗，非爲悅己。作於朝而君臣同和，聽於家而少長咸喜。不達情者，莫究其理；不賞音者，莫知其旨。非有爲而作焉，豈苟樂而爲爾。噫！斯道之行，如磬之聲。合於制度，發以清英。應小大以隨擊拊，原始終不可將迎。伊物情之滯隔，莫不由此而發明。謂爲藝以吾不試，語之道而知吾志。固非繫而不食，豈止垂之如墜。曾見訪於長弘，反受嗤於荷蕢。彼往而不返，欲潔其身。如樂之無節，則可奪倫。義有味於反舌，耳無聞於日新。何沒沒於隱者，亦經經於小人。必也審音，居然大辨。動應而溥暢，虛中而獨善。使石聲無定，則我心可轉。初未明乎弛張，庸詎議乎深淺。一雅一變，正聲久遺。子擊此者，亦屢嘆之。唯聖有作，闡教命變，乃知樂正《雅》、《頌》，復在於明時。

齊論
論，大曆九年趙州判官通直郎，行昭慶縣丞。

趙州刺史何公德政碑

惟六祀，大鴻臚何公再踐諸侯，奉若明命，尹茲趙人。人賴惠浹，聿興歌之頌之，懿鏤布瀆，逖聽洋溢。恒之伯受鉞統牧，實旌異政，俾幕賓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王公載揚休烈，垂裕長世。刻貞石無以節省，順人欲也；序婉辭無以勤思，崇茂德也。其文見乎意，曰：「惟恪修連率之職，擇茲令典，明于東土，敦叙邦教，撫柔元元。」次云：「咨我